

伊利



文化看点

WENHUAKANDIAN

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；
能力越大，能力就越大；
但凡你这话有一点道理，也不会一点道理都没有……

继“凡尔赛文学”之后，网络上又兴起“废话文学”。废话文学，有话不好好说，说了又好像没说，但是欢乐是真欢乐。

讲真，“废话文学”只是俏皮话，不构成文学。俏皮话具反讽意味，对诸如当下一些流媒体内容的虚张声势、影视剧台词的空洞乏力，进行了戏仿。

“废话文学”有什么意思？朱自清先生在《论废话》里说：“得有点废话，我们才活得有意思。”

从句式上看，“废话文学”属于语言学上的同语反复。同语反复是指同一成份反复出现在同一句子中，表面上构成形式上和意义上的重复。

同语反复不一定是病句，如孔子说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，孟子曰“尔为尔，我为我”。名相王安石的儿子王雱，很小就是个逻辑鬼才。有客人献给王安石一獐一鹿，问王雱：“何者是獐？何者是鹿？”王雱想了良久，回答说：“獐边者是鹿，鹿边者是獐。”（《墨客挥犀》）

网络上关于废话的大讨论，早在10年前就已开始。2001年，乌青、杨黎等成都诗人成立“橡皮”网站，主张“废话写作”。“天上的白云真白啊/真的，很白很白/非常白/非常非常十分白/极其白/贼白/简直白死了/啊。”乌青的《对白云的赞美》一诗就是代表，仁者见仁吧。

“同辞重句”就该删掉？

一般而言，做文章都提倡简练。古时句不简练，叫累句；词不简练，叫芜词；字不简练，叫冗字。

清初王士禛在《古夫于亭杂录》举了“极简”的两例：一是有人

废话 趣谈



(明)文徵明《醉翁亭记》

请苏东坡给自家竹轩命名，书匾送回来，上面仅“竹轩”二字；二是王士禛入蜀，拜谒武侯庙，见到一个题榜只有“丞相祠堂”四字。“余深叹其大雅，不可移易。”

南朝梁诗人王籍有诗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，王安石写诗时非要加戏：“一鸟不鸣山更幽。”这个“一鸟不鸣”，成他一生槽点。

精简之道，自然是做减法。《史记·张良传》有“年老口中无齿”句，唐代刘知几著《史通》就主张简化为“老无齿”。清代学者魏际瑞不以为然：“古人文字，有累句、涩句、不成句处而不改者，非不能改也，改之或伤气格，故宁存其自然。名帖

之存败笔，古琴之仍焦尾是也。”

诗词不是越简越好。刘禹锡诗曰：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妙处全在“旧”字及“寻常”字。《四溟诗话》说，或者可以精炼为“王谢堂前燕，今飞百姓家”。清代学者何文焕评价为“点金成铁”。

《文心雕龙》说：“同辞重句，文之疣赘也。”同辞重句，也就是同语反复了。言辞重复，被古人喻为“叠床架屋”。

《古今笑史》里收录了两首“重复诗”。一首咏孤僧：“一个孤僧独自归，关门闭户掩柴扉。半夜三更子时分，杜鹃谢豹子规啼。”一首咏老儒：“秀才学伯是生员，好睡贪鼾只爱眠。浅陋荒疏无学术，龙钟衰朽驻高年。”

还有一种重复，叫绕口。张宗昌是个大老粗，但好作诗，“远看大石山，近看石山大。石山果然大，果然大石山。”网友打趣，在民国军阀界，他的诗是一股泥石流。

学文史 还要学数学

乾隆曾咏雪：“一片两片三四片，三片四片五六片。七片八片九十片”，想不出最后一句，纪晓岚补了一句“飞入梅花(又说芦花)都不见”。此事版本不少，《清稗类钞》中说是康熙和沈德潜。

古代数字诗，佳作必提宋代邵康节的《山村》：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”数学好，对写诗是有帮助的。

苏轼有诗：“无事此静坐，一日似两日。若活七十年，便是一百四。”后来有人做了“魔改”：“无事此游戏，一日似三日。若活七十年，便是二百一。”乘法不过瘾，又试着做除法：“多事此劳扰，一日如一刻。便活九十九，凑不上一日。”诗好不好单说，数学是真好。联想到岳云鹏的《五环之歌》，大家写诗唱歌，都是数学老师教的？数学不好的，写诗就是朱元璋这样式的：“鸡叫一声撅一撅，鸡叫二声撅二撅。”

“之乎者也”有用吗？

苏东坡诗中，最爱用“吾生如寄耳”，开自我复读之模式。此一句在现存苏诗中，可以找到9例，如“吾生如寄耳，归计失不早。”（《过云龙山人张天骥》）“吾生如寄耳，初不择所适。”（《过淮》）“吾生如寄

耳，何者为祸福。”（《和王晋卿，并叙》）

古文里语气助词，离不开“之乎者也”和“尔矣哉”。欧阳修写《醉翁亭记》，有人见了这篇的原稿，开头本用了十多字说滁州之山，随后全都圈改了，只留下五个字“环滁皆山也”，开门见山。欧阳修写《醉翁亭记》，开先河用了21个“也”。黄庭坚觉得《醉翁亭记》仍有修剪的可能，填了一首《瑞鹤仙》，把《醉翁亭记》做了简写，只用了12个也。问题是，一剪子下去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这样的点睛之笔，也被删掉了。

“之乎者也”是不是废话不好说，古往今来，挖苦文人迂腐，“之乎者也”背锅不少。《邵氏见闻录》中记载，宋太祖赵匡胤登明德门（一说朱雀门），指门榜问赵普：“明德之门，安用之字？”赵普说：“语助。”赵匡胤不屑：“之乎者也，助得甚事？”

说废话 往往是故意的

《触龙说赵太后》是《战国策》名篇，左师触龙劝谏赵太后，先是道拉家常，问饮食起居，再唠叨儿女家常，求太后给他儿子安排工作。慢慢才进入主题，劝赵太后要为子女做长远打算。

南北朝时，鲍照和庾信，一南一北，文才并称“鲍庾”。宋孝武帝刘骏登基，他爱写文章，自认当世第一，从此鲍照“为文章多鄙言累句”，大家以为他才尽了。说废话，成了为官自保的一种手段，史书称为“自晦其能”。

南北朝时，颜之推指斥当时儒士，问一句常要答数百句，不得要领：“博士要买驴，契券写了三张纸，却未言及驴字。”陆游《题斋壁》：“草赋万言那直水，属文三纸尚无驴。”三纸无驴的问题在于跑题。明代茹太素的故事，总被人拿来当说话跑题的范例，真是千古奇冤。明朝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，朱元璋让人宣读，读到一半，奏疏中说“才能之士，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”，朱元璋大怒，“召太素面诘，杖于朝”。第二天晚上，又让人读给他听，听完感慨：“太素所陈，五百余言可尽耳。”茹太素是废话太多惹得祸？不，是说朱元璋杀人太多。真话就这么被删成废话。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

伊旗交管大队组织召开“迎接二十大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、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”大讨论学习活动

为确保“迎接二十大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、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”大讨论活动取得实效。近日，伊旗交管大队组织召开“迎接二十大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、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”大讨论活动视频学习会。学习会采取以集中学习为主、个人自学为辅的方式开展政治教育，迅速掀起了理论学习的热潮，为下一步扎实开展大讨论活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。

文/李军 刘燕